「聯合國對國際原住民議題的關切」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6年8月5日(星期六)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陳隆志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報 告 人：
楊智偉／鄒族民族議會推動執行委員
與 談 人：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與會者：葉秀英女士

一、國內外有很多台灣職棒的選手是原住民，其中包括陳金鋒、王建民等都是我們西拉雅族（Siraya），不過西拉雅族至今，還未被中華民國所承認。事實上，西拉雅族是一個大族群，也是最早被強迫漢化，且被驅逐過四次而流浪全島。

二、我在此呼籲中國國民黨應該趕快歸還原屬於三十三萬原住民的土地。

三、在此請教施正鋒教授與報告人楊智偉先生，有關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n）、馬來-玻里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有十八個國家，我認為從此推動台灣原住民溝通協會，一定是比在亞洲裡面更有效。

與會者：羅榮光秘書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剛才楊智偉執委提到差不多有將近二億的南島語系人口的發源地是台灣。國外學者也提出此種論述，如何讓更多台灣的原住民以及國內其它族群能夠瞭解？換言之，南島語系的民族發源地是台灣，以台灣做為一個歷史回溯的起源，目前台灣原住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可不可以利用比較積極性擴展原住民的特色。

幾年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一場國際世界傳道會的會議，我們邀請布農族表演。布農族唱完詩歌之後，馬達加斯加的代表竟聽得懂布農族唱的歌曲。我想這樣的模式，可以協助台灣拓展外交，我認為原住民參與台灣外交的發展不是工具性而是一個夥伴關係。我本身是客家人所以能夠瞭解這種感受，台灣原住民和客家人的主動性及積極性不夠，我們應該建立的夥伴關係是一個正常、健康的族群關係，希望能夠在此基礎上往拓展台灣國際關係來發展，這是我所期待的。

與會者：吳紹開副所長（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外交部外講所每年差不多訓練三十名新進的外交人員，在此呼籲我們的原住民朋友，應該加強本身外語能力來投考外交

部。希望每年訓練新進的外交人員中有原住民朋友，因為我們的外講所內有相當多介紹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課程。我們有一個構想，將來能在南太平洋許多友邦國家，像剛才羅榮光牧師所講的，甚至在沒有邦交的國家，也能派駐台灣原住民朋友，在該地擔任外交官代表台灣，拓展台灣的外交關係。

與會者：文魯彬理事長（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首先謝謝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舉辦今天這麼有意義的座談會，提供給關心台灣原住民的自治與獨立，有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我在這裡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各位：

一、我知道原住民的資源相當有限，剛剛聽到外交部的朋友提到原住民應多加強其外語能力，但現在的問題是原住民母語面對威脅，原住民的母語一旦消失、原住民也不再對土地及對環境有所瞭解時，一切都無法挽救了。我的意思是原住民本身的資源有限，若把資源、時間都放在爭取外交或是國際事務，就會減少對台灣原住民本身的資源保護。這是個人的淺見，想聽聽各位老師的看法。

二、剛剛提到我們要把原住民的精神或母語文化找回來，但是如果同時不去抵抗政府某些不好的政策，比如說政府說要要拚2008年的觀光發展，政府將很多原住民的土地（花蓮、台東或是南投日月潭等）做為國際觀光旅館BOT招商方案，我認為都是在剝奪原住民最基本對於土地的需要。我不曉得我們如何在此兩者間抓到平衡點？我們一方面要創造並找回原住民原有的精神文化，但是另方面好像忽略了。

與會者：陳曼麗理事長（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大家都談到原住民的一些現況，我認為剛才外交部所提出的需求，是想到原住民欠缺會講外語的人才。但是如果全方位的策略沒有做出來，我想縱使培養出來原住民的外交官，他們在國際上所談論或是接觸的層面會是很狹隘的。

台灣原住民本身在教育、文化、經濟自主的部分，其實做得還不夠，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強化這個部分。我的感覺是，政府部門照顧的是大多數人之利益，有時後對少數的人就會凸顯思考不夠周延的狀況。所以，針對內政和外交的關係而言，我們要在國外去表達看法，其實在內部一定要先有一些作為，此部分的延伸，我希望還是要先在台灣內部開始推動起。

過去原住民一直希望成立各族群的一個議會，如果能將此議題做起來，說不定以後還可以組成一個聯合會，這個聯合國就可以與由漢人所組成的政府做一個夥伴關係的互動，如此一來原住民的地位就能大大地提升。

與會者：趙榮發醫師

我是個退休醫師，有時候組織團體到山地做醫療服務，最早都要向政府單位申請入山證，我才發現其實原住民的土地真的很廣大。我是建議要組織原住民國會，然後還要去選總統，根本不需要管什麼中華民國政府或是立法院，原住民只要成立一個政府，才可以與阿扁政府建立所謂的夥伴關係；倘若還有足夠的力量就先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再來幫助台灣的政府成為聯合國的會員。譬如蘇格蘭有自己的國會，加拿大的一省也常在投票爭獨立，我想台灣應該要有此度量容忍你們做才對。

報告人：楊智偉執委

在我回答剛剛各位所提的問題之前，先談談個人的想法。今天參與這場座談會，讓人有種倍感溫馨的感覺，長期以來從事台灣原住民的運動，除了施正鋒老師常常為原住民說話，幾乎都變成原住民的御用學者之外，得到其他外界支援的感覺是比較少的，所以參加今日的會議我覺得很棒。我想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一、原住民與平埔族之間的角色，過去可能有歷史上的一些不愉快，平埔族絕對是台灣原住民族的一群，只是因為歷史的過程中有種種的摩擦。因此，平埔族與台灣原住民族，在某些特定議題上還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合作。特別是在強調土地資源時，目前原住民最害怕的是，擔心平埔族會擔心搶原住民的土地，有關此一部分的細節，還要再進行討論。

二、如何加強南島語系的互動聯結？剛才有人提到先建立民族主體，然後再成立國際交流的中心，未來再透過民間合作的方式，積極與各個南島語系國家的原住民族進行溝通交流。今天非常感動的是外交部提供這樣的資訊，我也認為原住民要投入外交工作，除了要具備優異的外語能力之外，可能未來要有一個配套的政策，就是成立類似原住民外交訓練班的模式。這些都需要有階段性，畢竟目前懂得外語的原住民，且願意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並不多，或許因為過去比較沒有得到這一類的訊息。另外，我覺得不單單只是要強調外語能力，其實原住民本身也應該要知道原住民的文化內容及語言，外派到其他國家才能如魚得水。譬如菲律賓巴丹島（Batan）和蘭嶼族群的語言幾乎一樣，如果有一個原住民的外交官到巴丹島，完全不會或不瞭解巴丹島的語言文化，這種環境所培育出來的外交官可能不是很成功。因此，原住民從事外交工作，除了語言之外，本身的母語及文化能力也需要強化。至於未來原住民族是否有機會可以當總統，希望各位的支持，我覺得很樂觀。

與談人：施正鋒教授

我回答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一、針對外交部官員提的部分，我認為原住民「自己」要加強語言，這句話聽起來就有點……。我想應該是由國家主動提供，如果國家覺得原住民外交是工具性且很有用途的話，應該採取主動，或者是在考試院推動原住民外交特考也不錯。

二、文魯彬理事長提到的部分，其實這很令人擔心的一件事。現在資本主義所謂的產業發展部分，未來觀光產業裡面對原住民有幫助嗎？譬如說設在花蓮地區的水泥廠或是民宿等等，我想大概只有民宿對原住民有所幫助，事實上從觀光化到其背後所建立的國際性的大旅館等等都是從外部而來的，管理人才是從台北，甚至飯店內那些較低階勞動的工作，可能是由外地的人來擔任，這樣的發展是否對原住民有利？我是相當的懷疑。換言之，當政府用國內生產毛額（GNP）的生產面為導向時，我不認為這樣作對原住民有何幫助？甚至會扭曲其原本的文化內涵，演變成類似於九族文化村的型態出現。

三、這裡有一個弔詭的部分，需要提出來討論，我跟大家說明一下南島的概念。台灣的原住民族，剛剛好位在南島、原住民族及少數族群三方之間。但是我們提出如此的論述過程中，包括原民會在前幾年舉辦南島領袖會議時，我們發現有一些南島國家他們並不合作，背後可能有投鼠忌

器—— 因為中國的反對；另外，這些南島領袖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少數民族，他們甚至認為在東南亞或是馬來西亞境內，自己是佔多數的本地人並非原住民族，而在他們國內還有其他原住民族。在美澳紐加之中，現在只有毛利人才算是南島民族，日後我們提到南島語系的議題時，論述的內容要更加小心。

四、最後針對以上這些議題，我想要提出一個問題。大約在幾個月前有一個期刊向我邀稿，因為我寫一篇海洋國家的文章，教育部所屬單位的館長主動向我邀稿，結果該份期刊的主編要我修改文章內容至少二個地方，其中一處是要我將原本「我們原住民祖先」的內容，改為「他們原住民祖先」，因為這是漢人的國家嗎？我所要強調的是這種觀念與想法，我們會認為很自然，但是要調整過來並非那麼簡單。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謝謝大家的參與及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尤其剛剛外交部副所長提出的特考或是特殊訓練。我認為重點並不是從工具性的觀點來看，而是要尊重基本的人權主體性，如此一來原住民本身的生存發展及成功，就可以視為台灣整體人民的發展。無論對原住民或是其他民族，人權的基本觀念就是對每個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之尊重。基於此一出發點，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國際外交上一種好的資產，可是要如何充實他們，給予他們有效的訓練則是有待加強，值得各界深思。 ◎